

加利·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理论构建的认知基础

郭生虎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邯郸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要：美国语言人类学家加利·帕尔默将博厄斯派语言学、民族语义学和言说民族志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构建了文化语言学理论，其动机是发展和丰富语言人类学的三大传统。本文旨在对帕尔默构建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缘由、理论基础、核心概念以及帕尔默的文化语言学对认知语言学的借鉴进行分析。

关键词：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言人类学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2.12.141

引言

加利·帕尔默 (Gary B. Palmer) 的《文化语言学理论构建》(1996) 是西方语言学著作中第一部将“文化语言学”用作学科名称的专著，这在西方语言与文化研究领域都具有创新意义。纪玉华 (2002) 认为帕尔默首次使用了 Cultural Linguistics 这一名称，这在西方语言与文化研究领域都具有创新意义。但谢里夫 (Farzad Sharifian, 2015: 3) 认为这一术语可能是兰盖克 (Ronald Langacker) 最早使用的，用于强调文化知识和语法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帕尔默的文化语言学与谢里夫的文化语言学和中国的文化语言学有所不同。帕尔默的文化语言学的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语言人类学三大传统，谢里夫的文化语言学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具有跨学科背景，主要探索语言与文化概念化的关系，而中国的文化语言学是“与心理语言学、语言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等处于同一层面上，……研究语言的文化内涵，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游汝杰, 1989)。

帕尔默在语言人类学三大传统，即博厄斯语言学、民族语义学和言说民族志中找到了共同点，它们有同样的研究基础、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都认同语言相对论和经验主义，都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他将认知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的三大传统相结合提出了一个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文化语言学”。该理论关注民间知识、民族志和语言学研究方法，从认知视角考察语言与文化 (Palmer, 1996: 36)。

一、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构建

帕尔默在进行语言和文化研究时，借鉴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思想。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王寅 (2002) 指出其主要观点是“‘基于身体经验 (embodiment)’，推理、语言、句法都不是自治

的，意义与我们在世界上所发挥的有意义的功能相关，是通过身体和想象力获得的。”认知语言学是“通过人们对世界的体验以及人们对世界进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学科” (Ungerer & Schmid, 2001: 36)。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建立在人们对世界的体验基础之上，是组织、加工和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一种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这种语言必然打上自己文化和经验结构的烙印。人们的经验结构不同会影响他们的概念结构，从而产生不同的语言结构。王寅 (2002) 说：“意义基于感知，感知基于生理构造，认知结构和感知机制密切相联。人类因自身的生理构造用特殊的方法来感知世间万物，理解其间的各种关系，因此概念和意义是一种基于身体经验的心理现象，是人类通过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它们通过体验而固定下来，并非基于符号”。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世界与自身的身体构造和感官系统相关，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身体和现实世界接触，也就是身体体验形成的。认知的体验性强调人的感官意象对物体和事件在大脑中的表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知语言学把语言当作一种认知功能进行研究，并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心智，认为语言是人类认知的载体，反映思维模式，语言的意义既反映客观世界，也反映人类概念化过的世界，因此研究语言就是研究概念化的模式。认知/心智的体验性反映在语言表达上有多种形式，因此语言也有体验性。

兰盖克的“约定俗成的表达”和莱考夫的“文化图式”，特别是与爱、愤怒、争论、时间和许多其他主题有关的隐喻的系统研究，在文化语言学理解文化和世界观意象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理论构建的动机

帕尔默认为语言人类学三大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都认同文化相对论与经验主义，其研究假设、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相似，研究重点都在意义上（Palmer, 1996: 35）。博厄斯学派的兴趣在于用原著民术语研究印第安人的语言与文化心理基础。博厄斯本人也认为语言与心理意象相关。该学派的学者有时会使用民族语义学研究方法，这两个学派都对原著民讲话者的心理研究感兴趣。博厄斯学派的沃尔夫（Benjamin Whorf）对格式塔心理学感兴趣，他当时思考的许多问题，例如，印第安语言中语法和意义构型，在现在看来属于认知语言学研究范畴。与博厄斯学派研究方法一样，言说民族志致力于描写原著民语言语法类型，尤其是那些在实际会话中很自然地讲出来的语言类型；言说民族志有时也像民族语义学派一样，对分析词语的词汇域感兴趣。

总的来说，帕尔默认同语言人类学三大传统的方法和观点，但对其某些方面给予批评。例如，在他看来，尽管民族语义学家对认知很感兴趣，但是把重点关注民俗分类上，没有努力去发展和使用意象理论，忽视意象的作用。言说民族志是海姆斯（Dell Hymes）从语言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视角，主要关注实际会话中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与博厄斯不同的是，海姆斯把会话当作一套文化行为的系统，没有把心理现象作为关注点，在研究中没有将语言和文化当作认知现象，没能提出一种阐释型理论，而只是满足于他的“描写型理论，该理论本质上是一个语言研究清单，例如背景设置、参与者和语言类型等”（同上：24）。

帕尔默将认知语言学置于认知科学的范畴之内，并指出认知语言学的优势，即“将语音学、句法、语义学和话语等看似不同的语言领域的研究统一起来，用同一套原则来研究它们”（同上：30）。语言人类学仍然需要更好地掌握母语视角，并将其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语言研究相结合。帕尔默提出将语言人类学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的理想。他试图构建意象理论模型来解释语言，这些模型与其他研究者构建的人类认知的一般理论模型进行智力或思想上对话。通过对自己和他人的大量实例进行概念批判和分析，他发现认知语言学研究缺少了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文化阐释，语言人类学提供了认知语言学中缺失的文化维度，而认知语言学为语言人类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同上：296）。两者综合起来的产物就是“文化语言学”。

三、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的核心概念

帕尔默的“文化语言学”也称“文化心象理论”（同上：4）。心象就是心理意象，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他把意象作为文化语言学的核心概念，认为只有人的身体感官有了体验或经历，人类才会产生意象，才能有语言表达能力。他指出自1941年沃尔夫去世以来，语言人类学家忽视了意象，而民族志往往需要严密的语言分析，所以对人类学研究有很大影响（同上：4）。为了唤起语言人类学家对文化意象重新产生兴趣，帕尔默通过大量案例指出，认知语言学可以直接应用到语言和文化研究中，尤其是（Langacker, 1987）和（Lakoff, 1987）所提出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帕尔默的文化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都是以意象为基础，探索语言结构与语言意义之间的关系，但二者在界定意象上见解有所不同。莱考夫（1987：444）强调体验，区分了心理意象和感知，认为心理意象不如感知详细具体；兰盖克（1987：112）区分了自主事件与外部连通事件，把“动觉意象”归为独立事件体系中。由于感知是由文化构建的（心理）意象构成，因此，帕尔默（1996：49）认为“几乎所有的意象都是由社会文化和个人经验的积累构建而成。意象或构建于社会交往中或内嵌于社会结构内。”他（同上：3）指出：“语言是以意象为基础的语言符号的游戏。意象是我们在脑海中呈现出来的各种图像，也许是芒果的味道、在热带大雨中行走的感觉、聆听密西西比风情音乐等。我们通过各种感官模式获得体验，然后就可以把它们讲述出来。”他用一个隐喻来论证语言与意象的关系。新几内亚卡鲁里部落原著民把森林中的鸟看作人去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灵魂。人们使用的语词就像这种鸟，它们是稍纵即逝的声音，象征居住在人们想象中的世界中的那些概念影像。这个想象的世界有时很像人们通过日常经验中认识的世界，多数情况下，它向人们展示的是基于神话、肥皂剧或未经证实的理论之上的想象中的世界。其实，人们发现那些稳定的表象和转瞬即逝的意象就是语言表达中的传统含义。

帕尔默指出词语激发的心理意象既包括感官体验也包括复杂的概念结构。他说：“词语激发一些意象，反映了现实世界中人们的空间方位、力量运动和现实生活。”（同上：6）他举例说，在美国科达伦部落语言中，手掌指“手背的面”，这说明意象在语言的一个层

面,词或词素上所起的作用,也说明该部落人的基本空间图式,这个意象支配他们语言语法结构。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经验会使他们对事物形成特定的认识,产生特定的意象,转而生成特定的语言表达式。在某些情况下,有很多概念从意象中抽象出来,这源于人们先前的经验和具体的意象。它们是语言意象理论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能说语言只能表达经验和世界观体现的现成意象。尽管话语基于约定俗成的意象,但语言社区里的讲话者讲出的话语能激起新意象,新意象可以构建新话语,两者形成同构关系,新意象和新的语言表达方式随之产生。但表示爱情、友谊和婚姻的意象和意象认知模式仍然是结构化的,甚至隐喻化或图式化,这就是人们世界观中关于社会行为的看法。

帕尔默还指出研究语言就是聆听文化与新经验的碰撞声,这声音源自传统对新生事物的接受。不断变化语境中,文化中构建起来的、常规的、人们互为预设并共享的世界观意象,为人们理解话语提供了可靠参照。例如,通俗小报和电影上的外星人像类人动物,眼睛又大又奇特,这就给人们提供了有关外星人图式化的意象。这些意象就成为人们今后谈论外星人的已有共享共知的知识基础,成为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的网络。学者们把这些意象称为“共享背景”或“共享知识”,即讲话者与听话者的已知信息,或“知识图式”,即人们对相关人物、物件、事件和背景的预期。

不同文化的人从不同语言的言语活动中感知到不同的意象,从而便产生不同的意义和行为。帕尔默(同上:36-37)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人们怎样谈论他们所想象的世界,认为语言人类学是通过话语来理解语言,文化语言学合成理论的认知层面对话语中的凸显意义和情景意义的解释有一定影响。美国西部的阿帕契印第安人通过讲述传统故事来表达目前想要表达的意思。他把阿帕契人的言语行为叫作“凸现意义”,因为他们是在新的场合用传统故事来建构意义。贝都因人用唱歌来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歌声说明,只有在所有话语社团成员都共有的历史和文化形成的情景里,普遍的情感才能获得意义,他称之为“情景意义”(同上:41)。生活在巴拿马的库纳印第安人举行祭蛇仪式来传达神的旨意,这说明约定俗成的意义会随着传统情景的变化而变化(同上:44),这也是情景意义。

综上所述,只有知道不同的讲话者各自的文化、风

俗传统与历史,了解他们所感知到的意象,明白他们使用语言时的具体的话语事件和行为,才会懂得他们讲些什么,唱些什么,做些什么。意义的构建是基于对特定的文化模式理解基础之上。

四、结语

帕尔默认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缺少了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文化维度,语言人类学提供了认知语言学中缺失的成分,所以他将两者相综合,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构建了以意象为核心概念的文化语言学理论。帕尔默文化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在文化领域的拓展。意象根植于一定的文化脉络,语言是人类认知的载体,帕尔默认为对意象的正确解读与文化脉络和语言语境相关,同时,也能够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各民族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因此,该理论对译者正确解读和传译中英文作品中的隐喻和意象也有很大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eorge.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2] Langacker, Ronald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 Palmer, Gary B.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 [4] Sharifian, Farzad. 2015. *Cultural Linguistics* [A]. In Farzad Sharifi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473-492.
- [5] Ungerer, Friedrich & Hans-Jörg Schmid.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6]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2): 82-89.
- [7] 游汝杰. 文化语言学答疑 [J]. 《汉语学习》, 1989 (3): 1-3.
- [8] 纪玉华. 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理论的构建思路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2): 41-46.